

發刊旨趣

國內思想界，靡雜混亂之現象，五四運動後，實爲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國家內，未有之病態！舊有文化歷受無情摧殘，飄搖不定，早爲時流所吐棄；外來文化，又因不辨良莠，生吞活剝，時感不易消化之苦痛。因而形成民族文化瀕於破產之危機。

國難以來，復興建設運動，瀰漫全國；民族文化的建設，尤爲真正復興之前提：欲復興中華民族，建設新時代之國家，非從民族文化上，着手整理，培養建設，勢難有成。羅馬公教會於世界文化史上之貢獻，久爲歷代史家所公認，在中國近代史上，遠在明末清初，公教傳教士即已負溝通和介紹中西文化之職責。

歐洲當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古代文化之崩潰，隨外來新興民族之侵略，加速度的進行。演成歐洲第五，六，七，世紀內民族社會之大混亂，整個歐洲文化陷於絕境。當時負保持舊文化，調諧並融和外來文化，因而產生光明燦爛之新文化者，惟有羅馬公教會。故近代史家，咸認羅馬教會，是歐洲文明之母。我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現在所處境地，在另一方面，與第五世紀古羅馬

文化所遭遇者，頗多類似。我公教人士確信唯有公教原則，源自全能上智之天主，無國際民族之界限，又能適應每一民族國家之特性。唯有本公教立場，可以認清我民族舊有文化中，何者優良，應當保存，何者陳腐，應當放棄。唯有在公教原則之指導下，可以辨別歐美文化中，何者適合我國民性，可供借鏡，何者與我民情，扞格不入，應當擯棄。我人又確信唯有一本公教原則之文化，才是真正民族文化，能臂助新中國建設之文化。

光啟學會之組織，是集合全國公教學者，本自己信心，站在公教立場，對於現代民族復興，國家建設諸問題，互相探討，貢獻一得之愚。因發行「新北辰」雜誌，為同人等發表主張之場地。公教先賢，首先介紹西洋文化者，明末有徐文定公光啟。學會命名光啟，以資紀念而示同人相勉之範型。雜誌名「北辰」，非同人之文章敢自比於漫夜黑暗中之辰星；但同人討論問題之根據，辨別是非之標準，是公教教義，公教原則。公教是亙萬古而常新，歷百代而不變者：為龐雜混亂的中國思想界，有如北辰之照耀於長夜。「北辰」之上，加一新字；因天津工商學院教授學員合辦「北辰」雜誌，已六年於茲。今為表示合作精神，慨允與光啟學會合併，由光啟學會編輯出版，仍名「北辰」，所以示『承前』：冠以「新」字，所以明『啟後』。同人等益當黽勉從事，庶不負主辦「北辰」諸先進，而有以符愛讀「新北辰」諸君子之期望。

因此「新北辰」之使命：是根據公教原則，站在公教立場，對現代有關國家民族建設復興問題，舉凡政治，宗教，哲學，教育，社會，經濟，科學，文學，藝術，各方面，或就學理原則上，有所批評與介紹，或就具體事實上，與以檢討與估價。

「新北辰」對現代出版界之重要書報，將與以相當注意，而國內外文化建設之運動和消息，亦儘量披露。

光啟學會同人在上述目標和範圍內，希望讀者之盛意贊助和督促！

編者

文化建設商榷

于 斌

人類駕御自然，鍛鍊知情意，以求生存，所造出的總成績，就是文化。廣汎說來，文化無非人類生活的方式，包括物質精神兩方面種種的設施與表現。人類生活的水準因時間或空間之不同而發生差別；民族文化遂因之而有高級的低級的和東方的西方的種種區分。兩種不同的文化一經接觸則發生變化：或高級征服低級；或低級破壞高級；或互相調劑而孕育一種新文化。這三種現象歷史上都有實例可舉，稍有世界文化史常識的人誰不曉得。海通以來，西方文化輸入，我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頓現破綻，一般所謂士大夫始則深惡痛絕，崇華夏而斥夷狄；繼則支支節節實施中主西用的政策。普通民衆則任其自然，不自知地形成一種所謂洋涇浜的文化。近十餘年中知識份子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雖似煞有介事，然無精密的方式，切實的步驟，持久的精神，普遍的宣傳（某時人已先我批評）致未能融會貫通，繼往開來，竟不幸曇花一現成爲時代的幻夢。九一八事變以後，國人創鉅痛深，眼見國是日非，非積極努力，不足以救危亡，民族復興，文化建設的呼聲遂高唱入雲。實際上的成就，雖目前尙談不到，理論上的探討，却有相當的發展。作者不才，亦願以三點與國人相商榷。

(一) 我國文化建設宜善用中庸之道

我中國民族是最富於中庸性的民族，模範人物如堯之傳位命舜以「允執厥中」；禮記中庸篇記舜的執中態度說「舜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對其典樂即教育部長，指示教育方法，有「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名言。「而」字一轉，頗有救偏補過的妙用。舜傳位於禹，也命他允執厥中。湯的執中，我們可從孟子書上見到。孔子曾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文武亦採用中庸之道。至於孔夫子自己，更是注重中庸，「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過猶不及」，這都是說「中庸之爲德」孔子眼裏的君子是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慾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那不用說，無非中正的人物。孔子的可愛也是因爲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總之，只有中庸的態度始可令人起敬；只有中庸的主張始可使人信仰。極右派的法家和極左派的道家均遭淘汰，而自罷黜百家的漢武，經二千餘年，直至清季，儒家獨受國人的尊崇，這是什麼理由？簡易的答案，儒家中庸之道最適宜中華民族性。

文化建設最不應忘却民族立場，對此種特性，不單要加意保存，且要發揚光大。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折中；民權主義是人民與政府權能的折中；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折中，中山先生的過人處正在把握住中華民族的中庸性而盡量發揮。我國文化運動中有保守的國粹派主張我行我是；又有進取的歐化派主張整個從人。二者可謂各走極端，中山先生又詔示我們中庸之道，主張一方面恢復固有道德與知能，一方面學外國之所長。這正和聖保祿宗徒「嘗試一切，善者從之」的主張若合符節。從此可見，我國先賢與時代偉人的見解，不但準情合理，且得有宗教經典上的保障。不過「折中盡善」談何容易？謬以毫厘，差可千里。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若無「義之與比」豈不是成了模稜兩可，騎牆派，或無所措手足嗎

！即進一步說，無所畏忌，勇於抉擇，又誰保障他一定抓住肯綮，中立不依？折中不過是一種研究或判別事理的方法，何去何從尚應有其標準。在人事方面，中庸之爲德」固十九可以成立，可以行通；在學術方面則真理是整個的，不遷就的，中庸之道就時常靠不住。可見中庸未必盡是正當，更不能說都是真理：「去其兩端而執其中」必有一可資比較之第三者，始可以繩愆糾謬，斟酌盡善。士林哲學不承認「折中」爲探求真理的妙法，正因為牠無所依據，盲目取捨，容易陷於謬誤。一般過激派之歐美學者，和我國人之善於談諧者，把我們的中庸達道，任意解釋，譏爲不上不下，永是平庸。他們以爲「平常」「庸碌」是我民族文化的總表現。立身之文質彬彬，處事之顧人情面，求理之忌走極端，無非庸庸碌碌，百事不澈底的惰性罷了。這番議論雖不免過火，却狠可以說明漫無標準的中庸其流弊實多，不是任何人都可應用。「中庸不可能也」古人的這種嘆聲，確不是無病呻吟。

我民族的中庸成性，文化建設上必須加以注意；而仔細推敲的結果又感覺今後應用「中庸」的不易。可巧天主教，亦主張中庸之道，我們何妨參考一下，以取長補短。天主教學者所提倡的中道不是平行線裏邊的中點，是平行線外上方的中點。可以說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不是和兩極端並駕齊驅的中，而是超而上之的中。因爲能超而上之，所以這個中道卽是正道。譬如唯物派只承認物質實有，唯心派則主張精神獨存，各走極端，同成謬論。天主教則主張肉體（物質）與精神合而成人，自是中庸的論調。然而這個中庸是真理，真理與謬論不能並列，必駕而上之。我人平心觀查，只能說天主教的人性論包括唯物唯心兩派的成份，而不能說唯物唯心兩派的主張盡爲天主教人性論所取用。兩派的主張焦點在一「唯」字，而天主教却正正不要這個字。所以天主教的人性論居高臨下而不與兩極端派平等。所謂「是非不並立」就是此理。

至於天主教何以能「極高明而道中庸」呢？第一因爲天主教學者的治學方法是演繹歸納綜合分析並用的，一方面承認理性的基本原則，一方面又必徵之實際的對象。不冒然去其兩端而執其中，必使其所謂「中」切乎邏輯，脗合客

觀對象。不只靠折中方法而獲得的中道，始配得稱，「至中至正」「不偏不依」。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天主教的忠實信徒，無論處事治學都忘不了天主所啟示的一些真理。那些真理因出自知慧且聖善的造物主，故不會錯誤，可以支配整個的人生。在研究學術，評斷事理上至少可以作吾人消極方面的衡量，換言之，凡和那些啟示真理發生衝突的情理，即無疑地失其正確性，凡和啟示矛盾的「中道」，亦不會使吾人採納。總而言之，天主教學者不因其為中道即認為真理，實因綜合或分析之後發見中道多係真理而又不背所信仰的教義，故推而崇之。這樣產生或成立的中道始可為我國新文化建設的標準；始可以培植國人澈底尋求真理，認真担負責任的精神。「中庸，中庸，恒河沙數的腐敗現象因你的祖繼而成」，某學者的詛咒，加之漫無標準之中庸或即以中庸為標準之態度，尚不可厚非；若加之我所解釋的中庸，則未免魚目混珠，過於悲觀。我不主張無條件地採納中庸之道，而注意善用，無非一方面看清我中華民族的習性，一方面又覺查過去妄談中庸的流弊。我不願國人之作文化建設者不求甚解，敷衍了事；更不希望他們矯枉過正，贊成極端；所以講述天主教的中庸之道，供國人參考，研究並採取。

（二）我國文化建設宜保守道德本位的精神

講道德說仁義是儒家包括一切的主張：以政治上的「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經濟上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等等以道德為前提的議論充滿我同胞的腦海，不必多說，甚至軍事上外交上亦決不放棄道德立場。「國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以德服人」「懷柔遠人」「救災恤鄰」各式的傳統口號，在一般爾詐我虞，競爭軍備，折衝樽俎的現代國家，或被斥為迂遠不近事情；其實，這正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處。「我們拿世界各國的文化史比較來看，論出世的宗教思想，中國民族不如印度民族與希伯來民族；論形而上學，中國民族又不如希臘民族

與日爾曼民族：論自然科學思想，中國更不能與近世西歐各國相提並論；然則中國文化之偉大優美處究竟何在？曰惟中國數千年來之人生哲學，即倫理思想」這番言論，正指出我國文化是以道德爲本位。新文化建設，重新估價一切，對於過去之「重德主義」幸勿漠然視之，或竟認爲迂腐。孫總理主張恢復我民族固有之德性，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把禮義廉恥四德目，極力發揮，促國人認真實踐，做民族復興的基礎。我佩服他們的眼光遠大，熟諳國情，並竭誠希望全國知識階級共同努力，澈底實行。

希望全國知識階級都來協力提倡的理由很多。舉要言之，第一因爲我國一般名流學者討論道德的系統文字非₁₁之少，偶一涉及固有道德亦不過空空洞洞地敷衍幾句，結果還是使人無可捉摸，不足以樹之風聲，盡理論指導事實的能事。第二，我國知識份子對道德理論非但不感興趣，且有直接或間接善意或惡意地來做破壞工夫的；長此以往，實際政治領袖所倡導的道德向上，竟變成愚民政策，有知識的人無理論根據，對道德必無履行的決心，或竟陽奉陰違，假君子僞善人行將大量地出現！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神經過敏，確有事實可資左證。

蘇俄以共產主義建國，以勞農的武力消滅有產階級，不問私人所有財產是否獲得有道，一概沒收。業主之反抗者或不欲信仰過激主義者均禍遭不測。且剝奪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憲法上之規定等於具文。硬性或不畏強禦的天主教橫遭摧殘。教士之死於非命者不可以數計。這種豪取強奪，踐踏人權的國家本應引起注重道德者普遍的反感；事實上，我國少數知識份子之幸得透入此秘密國者，一旦歸來，發爲文章，每多樂觀的論調。什麼五年計劃的成功，什麼奮鬥精神的澈底，什麼民衆生活的安全，什麼失業問題的不存在，什麼藝術生活的普及，什麼教育大有進步，什麼軍備力量充實，總之蘇俄就是世界強權，地上樂園。令人對之，生無限羨慕之情。我並不反對說人家的好處，不過這樣稱許一意孤行擾亂世界的蘇維埃，我不敢說他們是同情共產，故作宣傳，至少可見他們不注重道德成分。否則何以只說人家表面的成績，而不根據道德立場

加幾句批評。「隱惡揚善」固然是我國公認的美德，可是因隱惡而使是非混淆，或發生引人走入歧途的危險，那就當「彰善揚惡」向社會負責任，為較親近的同胞多留餘地。

有人唱「政德分離」的高調，不用說，更是反對我國先民「為政以德」的主張。政治設施，是人的活動，人而背棄道德，怎能說通？假如政治可以不顧道德，則強凌弱，衆暴寡直是天經地義。軍力充實的國家滿可藉口擴大生命線或營養線以侵佔別人的土地。豈有此理！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主張所謂「經濟人」，其黨徒以社會問題為麵包問題，使道德不但不能維持人羣經濟關係，且降為經濟的附庸，隨社會生產條件而變化。我國人信仰經濟史觀的人現在已較前減少，然而這種思想，不幸在流行的刊物裏還變相地存在，無形中受影響的讀者，尤其青年學生，當不在少數。還有一派學者把道德看做風俗；風俗因時間與空間的關係，而古今不同，中外差異，道德也就變化無常。所謂「金科玉律」「百世皆準」的道德原則，根本是無意義，是頑固的成見，他們認為該受淘汰。殊不知，研究道德當從兩方面着眼：原則與實施。論基本原則，道德是超越時空，古今中外的人都承認人有行善避惡的義務，孝親敬長是美德，虛偽騙詐是污點，不過實踐起來，或因推理的謬誤，或由習慣的特殊，而變化離奇的現象因以發生。某民族以殺老父為孝道，印度婦人以殉夫為節烈，前者欲減輕父親衰老的痛苦，後者所以表示熱愛丈夫的至誠，方式雖不合理，用心却有可觀。我們若只看具體方面怪誕不經的現象，不加分析，當然容易懷疑道德的無常。可惜這種錯誤，因少數學者有意無意地主張或講授，一般頭腦簡單，不慣推理的人，多認為正當，甚而愈趨愈下，竟有主張無所謂善惡者。善惡的存在問題既成不可思議，則道德標準的相對性必更加擴大，將來由少數知識份子的理論，演為普通民衆的信條，人心世道豈堪設想！人是社會動物，而社會的安全法律而外，多有賴於人民道德意識的提高。環顧國內的道德理論如此顛倒錯亂；而有心人的提倡恢復固有民德，又只在實際方面活動；文化建設前途很難樂觀。今後只有一方面用政治或社會力量推行固有道德，一方面又須以知識階

級的力量，促成建設的理論基礎，積極地保守我民族道德或倫理本位的精神，新中國的文化才能發揚光大，萬古常新。

（三）我國文化建設宜注意宗教成分

宗教所以維繫人與造物主的關係。造物主之實有，哲學上早有確論；而人有不朽的靈魂也不難證明。所以真宗教是有理知根據的與牛鬼蛇神的迷信，迥然不同。我國先民的宗教信仰，即造物主的崇拜，異常誠懇，詩書經上的記載狠可以作証。孔子雖不語「怪力亂神」而對於天——即天主——的崇信，論語上亦著有明文。不過孔子並非宗教家，所以他的天直使人有「不可得而聞也」的嘆惜。上節講的道德律必有其制裁，才可以範圍人心。造物主賞善罰惡，即是道德律的無上制裁，所以我國文化建設，一方面要保守重德精神，一方面又不可不注意宗教的成分。篤實恒久的道德必建築在純正神聖的宗教基礎上。反言之，唯真宗教才可以產生真道德。「爲道德而道德」只是少數理論家口是心非的高調，或可悅耳中聽，絕非支配人生的正道。天主教——真宗教——實踐道德的動機是「敬愛造物主」：一方面承認道德本身的可貴，一方面又曉得天主是人類行爲的最高鵠的。所以爲天主而正心誠意，又爲天主而濟世救人。天主神聖，我們修德的動機也因之高尙；天主非人，我們行善獲怨又何必縈心？只有爲天主而自強不息的精神，才可以視富貴如浮雲，才可以任勞任怨，超凡入聖。這種充滿宗教精神的道德，歷史上實踐的偉人聖賢何止千萬。我國復興運動裏正需要這類堅苦卓絕的人來領導：那麼有人大聲急呼「宗教救國」「福音建設」，不見得就是時代落伍者。況說，真宗教不只有樹立道德的功能，一切科學真理都應該以造物主爲最後的歸宿。學問本有三段階：科學，哲學與神學。三種學問均發源於天主，既同出一源，自然不應互相衝突，所以孔德的三級相尅論，只憑主觀見解，硬造學說，於事實相差狠遠。天主教不與科學或哲學衝突，從古今多少科學家哲學家忠實信仰天主教可以看出。

有人說天主教固守教義是個缺點。當知教義是天主所訓示，我們怎敢增刪。加以真理不變，二加二等四，二乘五得十，誰能略為改削？天主教的信條因有全知全善的造物主作保障，較數學定理尚加確實，我們只有守死善道，決不敢夢想別有主張。這與正當的思想自由並不衝突。因為思想以獲得真理為正軌，真理既得，則不必懷疑。任何人不能因數學上基本原理的確定，而感覺不安，認為縛束；同樣對天主教的教義也不應罕見為怪，發生桎梏思想的恐怖。天主實有的真理，可以稱得起宗教裏最基本的信條了，然而聖多馬斯在他的大著「超性學要」裏，竟提起疑難數條，以求解答：可見為研究問題，對真理不妨假想地懷疑，以求貫徹或進一步的瞭解。總之，天主教不但不與科學衝突，且可引入在真理上邁進。啓發思想，避免歧路，個中妙用，有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者。

天主教的信條與規誡所以指導整個的人生，有啓發，孕育，支配文化的效能。最大使命，固然是為人類謀後世不朽的幸福，而現世一切利用厚生的設施也決不漠視。歐洲古代文物的保存，政制法律的改善，學校與社會教育的提倡，生產事業的促進：公正的史家都承認天主教會極大的貢獻。不過天主教是全人類的公教，其本質是超越自然界或本性界的，又不受時空的限制，既不是文化，更不是某種文化。正如天主無所不在，寓於萬物，而又不是萬物。惟其如此，所以天主教不破壞任何民族的固有文化，且能擇其優良成分，發揚光大，成立某民族的公教文化，所以天主教絕不是文化侵略；任何國的文化都表現地方色彩，民族個性，誰也不應簡稱公教文化。然而接受天主教的指導而形成的文化，可認為標準或理想的文化。因為理想文化助人達到生活的終極目的；含真善美的成分較多；而公教所孕育的文化正是如此，請引舊作裏的一段話略加說明，『人生在世以救靈魂為終極目的。故民族生活之進展亦必遵此準繩。否則物質上之享受雖豐，仍難免「得普世，失靈魂，何益之有」的浩嘆。公教文化以天主為中心，服基督的統治，受羅馬教宗的指導，努力實現公教的原則，以現生幸福為永福的準備，先後輕重，有條不紊。沐浴這種文化的人，自然

趨向明，脚步穩，修德立功，困難較少。文化是民族生活的進展，也就是理知，意志，想像等本性能力動作的結晶，所以真善美三種成分含有之多少，可以定文化程度的高低。論理，天主教教義乃造物主所啓示，有一新天地的實力，對於自然或本性界所能有的真善美，必與以促進或振發。若就以往的成績說：真的方面，天主教教理爲哲學科學擴大研究範圍，開闢正確的探索途徑。善的方面，天主教道德，提高婦女地位，打消奴隸制度；調協各階級以主張正義仁愛；爭得良心自由，爲社會國家維持安寧。美的方面，天主教敬禮，抬高美術工藝，用之以築造聖堂，點綴儀式，成立所謂聖教藝術，至今仍爲一般藝術所景仰仿效。從可見天主教文化所表現的真善美，遠非其他文化所可及。』公教文化既是標準文化，那從事文化建設的同志，當然要加以研究。最怕的是無真知灼見的人，他們根本不了解什麼是宗教，只憑一知半解橫加批評，結果既可笑又可憐。天主教與人類同時產生，自耶穌到今日又經過二十世紀，造成許多民族的文化，成績的光輝燦爛，史不絕書。在我國的傳佈，雖僅僅幾世紀而學術方面，社會事業方面的貢獻，已頗有可觀。我希望國內愛好客觀真理的學者都要在天主教上加一番徹底考查或至少平心靜氣，不要妄指天主教本來未有的缺點，不要表演指鹿爲馬，張冠李戴的笑話。

以上三點，拉雜寫來，語焉不詳，不足以闡發中庸，重德，崇教的奧義。不過文化建設是集團的工作，凡屬國民，責無旁貸，作者遂不揣簡陋，本當仁不讓的古訓，以天主教信者的立場，直率陳詞，望讀者不棄，加以指正，是幸。

北平通信書局 營業項目

承印書籍 期刊雜誌

學校講義 中西文件

傳單廣告 紅白款帖

代製銅版 設計圖案

五彩精印 紙張堅美

創辦伊始 服務為志

定價低廉 交貨迅速

地址：北池子騎樓 電話：東局三八二五號
 房 號 四 十

從福音上的誠實

說到目前的中國社會

馬 良

編者爲「新北辰」創刊號奉九五叟馬相伯老先生文，先生以老病辭，繼找出民國五年在北平中央公園演講稿一篇，囑摘錄一段發表。講題爲「聖經與人羣之關係」。講稿早已不傳。內容多針砭當時社會的病態。二十年來，社會風化，未見改善，反有江河日下勢，老先生之講稿，對於現社會原仍不失時代性。因發表其講誠實之一段，改今題，以餉讀者。

『你們曾聽得，吩咐古人說，毋發虛誓。發了誓，在造物主前，定要踐行的。我說給你們，萬不可發誓賭咒，不可指天，不可指地，不可指你腦袋：你一根頭髮，也不能黑白自由；爲此你們的言語，是卽是，非卽非，比這個要添上些，便從過惡中出來的。』（瑪竇經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

右段經文舉其大要：要在一切言辭，該誠實，直心直腸。直心者，言心直也，中間一無委曲相，無一些子轉灣摸角的去處。是的，說個是；不是的，說個不是。於是是不是本身上，加添些，固不可；於本身之外，旁襯些發誓賭咒的話，也不可。何以故？一則是因人之所以賭咒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者，是生怕所言有謊，不足取信於人，故取證於天地大君，起個誓，以自明其心直口直，顯見得其心口容有不誠之過。然則於是是非非而外，多一些半些，都

從過惡來的了。二則是因動不動對天就發誓，口發油了，對天無誠敬之心；所誓無重要之故，輕舉妄動，其罪是萬不可逃的了。故此，於是是非非而外，多一些子，都從罪惡中來的。聖經之注重誠實有如此。然而事關重大，並不禁人發誓。申命記六章十三節：『你該敬畏爾主耶和華，奉事之，而倚仗其名，以發誓云云。』可見因主名而發誓，正所以尊崇天之主宰。至說不可指天指地，天雖是主宰的座位，地雖是主宰的踏腳，但指了發誓，怕難有敬畏之心。指腦袋；腦袋，人更以為是我的，故雷殛火焚等咒，何嘗有些真心怕懼呢。為此交際中，假如必不得已而發誓，第一要事關重大，第二要心存敬畏。倘有一些不誠實，是請造物主幫你說謊，幫你騙人，其罪惡之大還了得。故出谷記二十章七節：『你不可妄指耶和華，爾主之名。妄指了，耶和華決無寬縱不降罰的。』即本文聖經。也說：『發了誓，在造物主前，定要踐行的。』今且不論發誓該誠實，但論言談交際該誠實。

誠實是甚麼？陽瑪諾說：是心口相符。古賢人要揣摩誠實的形像，畫一桃子，帶桃葉。桃葉像舌頭，桃子圓像心。猶如說：人之心，人之舌，該相維相繫，人舌所發明，該是人心所蘊蓄，乃可稱為誠實人，誠實人乃可稱為大丈夫。前有西國王問於賢人曰：寡人欲得誠實之名，請問其道。賢人曰：須知誠實者，其德崇高，其用美妙；崇高，故為國君之本德，詐偽，乃小人之常態。陛下而詐偽，是與小人同也，卑哉陋哉！又須知：人不誠實，由於怕長怕短，不敢以真情吐露。然而詐偽無終久不敗露的，惟誠實可以永久，惟誠實可以不朽，誠實人乃天下之大勇。武器雖利，人計雖工，而不能勝其勇。雖被誣告，無人保護，必得最終之勝利。經上記有三賢人，對國王談論天下大勇，誰更勇。其一曰：惟君王更勇，君威天威，雷霆震撼，萬物遇之無不摧，一聲號令，萬民不敢違拗，蹈湯赴火，三軍不敢延遲，故君王更勇。其二曰：惟酒漿更勇，酒呷醉了，人雖柔弱，能教他拔刀相向，朋儕之中，無敢與敵，能教他怒目相視，君王之令，有所不行。酒呷醉了，其心必樂，平生之苦，頃刻俱忘，遇險而不驚，遇火而不避，其勇如何，皆酒之功也，故曰更勇。其三曰：君王雖勇

，酒漿雖勇，然而惟「真實」更勇。其理常存於天地，金剛可毀，日星可毀，而真誠之理，永不可毀。好比天平架，不怕高，不嫌低，悉照是非曲直，人生功過而公斷焉；故曰惟「真實」更勇。國王與朝臣聽罷，無不贊嘆「真實」之爲美，一至於斯！古賢人又說：真實如美好的母親，生有二女。一名曰愛，一名曰信。蓋誠實人，人無不愛，人無不信。惟其無不愛，無不信，則誠實之爲用，於人羣友愛之關係可想。

但天下之美，每因比較而愈顯。天下之用，亦每因比較而愈顯。故欲知誠實之美之用。可看詐僞之醜之害。聖經不說魔鬼頭乃謊話的祖宗麼？魔鬼之醜，天下之惡皆歸焉。鬼頭之醜，勢必醜上加醜。則所生所造的謊言謊語，詐僞之醜，勢必奇醜，奇醜莫可名言。何以故？鳩盤之婦，生不了寗馨兒。但魔鬼雖醜，尙有其聰明才智。詐僞非他，即誤用其聰明才智也。無聰明才智，無所謂醜。譬如：鳥語花香，人所謂美者，非謂其有聰明才智也。然則無聰明才智，不足爲醜，有而誤用乃爲醜。有愈多，醜愈奇，故詐僞之醜，比魔鬼之爲魔鬼，其醜多多矣。奈之何我中國時論，反以老實爲無用之別名，而以能詐能僞的爲能人。鬼計多端的，爲神妙不測的神人。稱他有大本領，大經驗，大作用，可登大位，可辦大事。例如漢高祖，明太祖等等之類是矣。嘗見當今一闊人，年少時即詐僞百出，想作大官。或告之曰：作官不難，只要善謊而已：諺云無謊不成訟，公事亦然，作官亦然。其後果加意揣摩，飛騰直上，猶時時謊說，我志在山林。而今爲蒼生計，又不能不出云云。可見中國所謂能人，不會撒謊不行，不善撒謊不行。於是或人又言曰：若做到神人，不但善於撒謊，且要敢於撒謊，樂於撒謊；對於人人當面撒謊，當面撒謊而無人敢駁，正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莫予違，豈非大痛快事！爲此爲皇帝者，亦不過能對大官以下當面撒謊。爲大官者，能對小官以下當面撒謊。爲小官者，能對尙役以下當面撒謊。但看官府坐堂，開口使罵忘八旦，曾有一人敢回敬過麼？然而回敬雖不敢，但暗中撒謊，蒙騙其上，則又我中國人在下的權利。所以爲尙役的則蒙騙小官，爲小官的則蒙騙大官，爲大官的則蒙騙朝廷。瞞上不

瞞下，竟成官場俗語。請看一切奏章稟帖，紙面上的，皆謊也。紙背後的，字字真情都反焉。若猶不信，請看東華錄，道光二十二年，舟山等處失守，後浙撫奏稱：時逢賽會，紅黑鬼子，狡黠異常，假裝趕會做買賣，混進了城，箱籠中藏有刀槍，一拔出來，人民大亂，因此失守云云。試想鬼子臉，鬼子話，如何假裝得成？而朝廷竟受其騙。又長毛時，要得大保舉，必殺大長毛。如當時大官所奏，大長毛必穿黃袍，打黃傘。長毛紀律能有如此齊整麼？再義和團時，不說拳民能避鎗砲麼？然而誰見過來？朝廷竟開大口，撒大謊，命督撫殺洋人，洋人就像但在中國的幾個，在京的殺了，在外的亦殺，便從此斷根。這不是當面撒謊麼？有一二侍郎，駁了一句，竟做了無頭鬼。中日之戰，張湘帥出示懸賞，能捉敵人軍艦，大者十萬兩，小者五萬兩云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挂在上海租界內。有人問說：百姓無鎗無砲無兵船，如何能捉？或告之曰：江南多竹，竹子接長了數十里，一頭安上鐵鉤，這不是一鉤就鉤來麼？此雖滑稽之談，然而中國之爲國，由前後二事以觀，非上下對付着撒謊嗎！

且不但政治家的巧妙在撒謊，即文學的巧妙也在撒謊。傳記碑銘，何嘗按定真正事實。添的添，刪的刪，只顧他前後章法好不好，文氣順不順，歷朝史鑑，被後人顛倒是非之處還少麼？姑不論三國演義，明明是信口胡謔。即如左傳上，種種秘密的話，左瞎子從何處聽來？看相卜卦，無一不準，所記打仗情形，與演義相仿。國際交涉，全靠撒謊，因此害得中國，自古及今，官場中對付是撒謊，社會上酬應是撒謊，家庭之際，父子兄弟夫婦，口是口，心是心，連哄小孩子，除撒謊，無他法。風俗人情，紅白等事，規矩儀節，處處帶有撒謊的精神：如何方吉祥，如何是忌諱，如何便冲犯；如何可解救；不是騙死人，便是騙活人。燒燒紙錠，且想騙鬼。中國的衙門但要錢，陰間的衙門又要錢，挪不出，於是用撒謊精神，做幾個紙錢的樣兒，騙騙鬼，鬼不挪，於是燒化了，變一道青煙，騙騙人。這還可說：是和尙道士，喜娘和陰陽生杜撰的。請問周公周婆的規矩，奠雁親迎，如今還有嗎？有的是八字算命，不又是一篇謊話嗎？哀啟上，開口總是不自殞滅。然則要父母不死，該自己先死。這不是教

中國家家戶戶，都該絕後嗎！其心口不符，即此可見。好在諸君皆是中國人。政治文學，風俗人情，略一留心，那一件不含有撒謊的氣味。篝火狐鳴，魚書等謊，不與赤烏流屋，白鯉躍舟相同嗎？祭祭祖宗，還說祖宗魂歸大造。猶如古帝王以神道設教，何嘗有神道呢！你看中國人會騙不會騙？既騙祖宗，又騙神道，無非爲愚弄我小民，上謊天，下謊地，謊成了若大謊的大中國！中國的大共和呢，怕會撒謊，更甚於帝王時代。古人撒謊，撒到捕風捉影，也算會撒了。然而尙有形跡可求，而今新發明的新撒謊，指着人的心意，謊長謊短。夫然後一無對證，有如漢書上，史丹侯說：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此蓋所謂他人有心，予顛倒之，偵探偵探啊，代表代表啊，言語自由，是准人說真話，真話非教人撒謊的啊！

且不問行政官，經濟何在，司法官，一出學堂便做有沒有？白頭髮的帽子，律師們配不配？但問自稱偉人的，所說愛國，莫非是愛別人家的？不然，何以動不動，就望別人家的一大批一大批的跑，跑得快，跑得忙呢！如其愛上別人家的，何不把自家的，做像別人家的呢！有閩人從青島來，問他何不在中國，多做造幾處。他說沒錢，不知青島非一旦可成的。要若干百萬，分一二十年做去，便不難了。果有信用，人自歸之，事在人爲耳。從前說滿洲人不知愛中國，年年將固本金，望盛京送；銀子堆不下，改成金錠，都便易了別人家用。而今漢人當家了，何以口口聲聲所愛的中國，弄成四處兵匪，心猶未足，還要暗請別人家的來幫忙。政黨政黨，東方病夫，只有出氣的勁兒了！休再扶起扶倒，要得頑罷。藥未服，藥賬一大篇，醫未請，醫賬又一大篇！斷送了國民，又要斷送國土。愛國之愛，全然口是心非，不念祖宗，不念子孫，或者因無可念，不念也罷。但生是中國人，中國血變了國籍也變不了的啊！此而不念，尙有真誠之意對於同胞麼？則見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無非撒謊的精神，彌綸於無間。所說謊成了大撒謊的大中國，不爲冤矣！如其太說過火，也只好奉勸諸君，捫捫良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老夫自問，一生撒謊，強不知爲知之尙少，強知之爲不知更多。良心上，明知我是如此如此，不堪不堪，面